

舒兴庆专栏·教育种田记

信笔扬尘

风雅颂

重现自己与创造新人

端午假期，雨中无事，翻阅几本关于家庭教育的书，其中苏霍姆林斯基《给父母的建议》最好，细致、真诚，又充满向上的热情，带着人文主义教育的自信。他写过《家长教育学》，也办过家长学校，帮助即将走入婚姻殿堂的恋人，和年轻的父母们更好地承担教育下一代的责任。

父母不好当。苏霍姆林斯基为此设想过制定一部“明确规定父母教育子女的责任”的法律，用来指导父母教育子女，现在虽然有了，但做父母这件事并未好办起来。“不做作业，母慈子孝；一做作业，鸡飞狗跳”还是最低规模的麻烦。有的孩子到了青春期，很突然地就开始叛逆、厌学，令家长无措。网络上总有不少各种亲子矛盾造成的悲剧，让家长面对孩子的问题时如履薄冰。家长们急着问“怎么办？”但是，教育是复杂的，又是缓慢的，当出现“病症”时，很多问题已经积累很久，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很多问题的最终解决，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父母的耐心、坚韧和温暖。

家庭教育是教育的根须和基础，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家庭教育好比树木的根须，供养着教育的树干、枝叶和花果。学校教育的成果是建立在良好的家庭道德基础上的。”越来越多人开始谈论家庭教育，但他们并未完全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很多家长、老师把家庭教育仅仅当作学校教育的延伸和补充，这不仅颠倒了家庭和学校的位置，也造成了今天家庭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很多问题。

现在人谈家庭教育，只说怎么接纳孩子、照顾情绪、指导学习，却很少谈如何进行品德教育、生活教育，怎样和孩子交流关于做人、与他人相处、何为幸福、何以幸福的思考与认识，而这恰恰才是家庭教育的主场。于漪老师的兄弟姐妹都很优秀，是大学教授、大学校长、院士，李镇西老师便向于老师请教她父母的家庭教育，于老师说：“我父亲去世早，母亲没有文化，他们不懂什么家庭教育的理论。母亲对子女的教育很简单，就是做好人，我们跟着学，善良、忍让、多想着别人。其实，家庭教育就是家长做好自己，给孩子示范。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但也不简单；首先，做好自己就不简单！

当然，家庭教育不是只有品德教育，家庭同样也是智育的起点，父母也天然地是孩子认识世界的第一位引路人。物理学家费曼回忆自己父亲怎样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带他认识世界，在他们读《百科全书》看到有恐龙“有25英尺高，脑袋宽6英尺”时，他的父亲停下来，说：“这句话是在说，假如它站在我们家的前院，它的高度可以把头从窗户伸进来。不过，它的脑袋比窗户稍微宽了些，要是它伸进来，会挤破窗户。”费曼从中学到，要把读到的东西，转化成现实，这样才能知道书中究竟在说什么。

当他们在野外遇到一只从没见过的鸟，他的父亲说，“看见了，那是只斯氏鸣禽。”并告诉费曼它在意大利、葡萄牙、中国、日本各叫什么名字。但是，“你可以知道所有的语言是怎么叫这种鸟的，可终了还是一片也不懂得它。你仅仅是知道了世界不同的人怎么称呼这只鸟罢了。我们还是来仔细瞧瞧它在做什么吧——那才是真正重要的。”虽然后来知道这些名称都是父亲的杜撰，但费曼还是从这件事上懂得了“知道”和“懂得”的区别。从教育学上讲，费曼父亲是给孩子揭示了书本知识和真实世界之间的联系。

家庭教育的最大特点是真诚，父母教给孩子的，无一不是他们真正认可、作为真理信奉的。无论是于漪，还是费曼，他们从父母那里获得的品质，比如善良，比如深入理解事物，同样也是他们父母终身奉行的。这就是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父母“在孩子身上重现自己并且创造一个新人”。重现自己指的是父母和孩子的对应关系，如果孩子爱读书，父母就要时常阅读；如果孩子知足，父母也要克制对物质的欲求；如果孩子幸福，那父母就要懂得怎样创造美好的生活。

而“创造一个新人”则意味着家庭教育具有创造性，艰巨程度恐怕超过任何一种职业。苏霍姆林斯基告诫他的学生家长：“无论您在生产岗位的责任多么重大，无论您的工作多么复杂，多么富于创造性，您都要记住：在您家里，还有更重要、更复杂、更细致的工作在等着您，这就是教育孩子。”这也是今天的家长需要知道的。

总之，家庭教育绝非可有可无，也不仅仅是做学校教学的助手。家庭具有独特的教育价值，需要父母投入全部的精力和智慧。要从建设美好的生活开始，让孩子从幸福的家庭中体会生命的美好；要教会孩子阅读和思考，与他们交流有关爱与忠诚、生与死、工作的平凡与意义等人生话题，不要用繁琐的说教引导孩子，要用行动和力量的力量。



舒兴庆，中学教师，诗人，在《中国德育》《诗江南》《安庆日报》等发表论文、诗文近百篇，部分收入全国语文教育、诗歌、随笔年度选本。曾获安徽省基础教育成果奖、中华书局伯鸿书奖。

夏至雨脚

葛亚夫

阳光在麦茬上溅出万点银针，灼烫而刺眼。新出土的幼苗，像大地的一缕缕游魂，吊着一丝绿，悬着一口气。玉米叶卷成线，红薯藤蔫成绳，黄豆的两片子叶如同枯朽的浆，迟迟划不出一片新叶。

父亲有事没事就看天。他看天的样子，像审视一个惯犯。

父亲不相信天气预报，一如不信任我。他说，气象云图是城里人画的符，花里胡哨的没用。这也不能怪他，我一次次对着天气预报信誓旦旦地跟他讲，某日几点有多少毫米降雨量，我回去帮他种——但很少准过，我也很少回去。他对我的提醒置若罔闻。“芒种不种，再种无用。”收掉麦，他就种上玉米，然后拖着括号般的双腿，浇水。

去年，午收后也这般早。节气是刻在父亲骨头里的钟，他没有等雨，就循着节气播种，灌溉……谁知勤劳反被勤劳误，玉米传

粉时遭遇高温，玉米粒比他的牙还稀。而那些等雨的村人，种得晚，躲过高温天气，获得大丰收。我劝父母，别忙着种，再过几天就有雨，我回来种，也省得浇地了。两人一百四十岁的执拗，说什么也不愿等。

像令尹子文，庄稼一生也三起三落，种、长和收。雨则是悬在庄稼和父亲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危机无时不在。有雨，他无喜；无雨，他无愠。“人勤地不懒，庄稼把式哪有看天吃饭的？”他起早贪黑，把农事打理得井然有序。像庄稼，不贪不妒，他对物质和精神的要求很低，有饭吃、有衣穿，闲暇看看电视，聊聊天就心满意足。

夏至，雨终于来了。不是预报中的小雨，而是倾盆大雨，像老天对父亲无限的歉意。我回家帮父母撒化肥。他们赤着脚，裤腿挽过小腿。血管让满是泥土的腿脚上凸起，宛如扎入大地的气根。我的鞋湿透了，脚滑得像泥鳅，走几步滑一跤。父亲让我脱



晨归

汤青摄

山川故园

校长的目光

叶国胜

当年读初中，小村没有通电，来自附近村庄的民办老师为了让村里的孩子能多学点知识，跳出农门，走出大出，特地买来汽油灯，利用晚上的时间再上两节课。

我有幸被培养成“点灯手”，每天晚饭后，下灯、上油、打气、点灯、挂灯，一步步干得既熟练又顺手。

一天，我们听说五里之外的邻村放映电影《渡江侦察记》和《铁道游击队》，心里痒痒得不行，在几个同学的怂恿之下，我装模作样地给汽油灯打气，谎称汽油灯坏了，点不

着。随后，我们几个趁着天还有点亮光，心安理得而又心急火燎地赶往邻村看电影了。

电影结束，我们心满意得地在夜色中走回学校，远远看到小山坡上的教室里还亮着灯光。这灯光着实让我们吓了一大跳。我们忐忑地跑到学校，从教室的后门探头张望时，正好看到讲台上校长那铁青的脸和那道让我们不寒而栗的目光。

我们按住快要跳出胸口的小心脏，抖抖索索地挪身进入教室，准备走向座位时，校长一声断喝：“亏你们还知道回来啊！站到

青春笔记

归乡·烟火·未冻春

胡浩钦

长途汽车在冻硬的乡道上颠簸，引擎发出令人昏沉的低鸣声，五个小时的路程对本就晕车的他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折磨。车窗外，那些钢铁森林渐渐模糊、后退，最终被起伏的山坡和田埂取代。冬日的田野裸露出棕褐色的肌肤，零星散落着枯黄的秸秆。熟悉的弯路，熟悉的拱桥，又将他拉回眼前。灯火通明的图书阅览室，实习讲台下的面庞，与眼前这片寂静的土地交织在一起，如同车窗外蒙了水汽的玻璃，一切又是那么的模糊不清。

推开老宅斑驳的木门，灶屋蒸腾的雾气裹着咸腥扑面而来。白菜猪肉炖粉条浮着半指厚的油光，肥膘更是炖得透亮；搪瓷盆里咸鱼煎出焦脆的金黄，咯牙的咸香混着红薯粥的甜糯是吃不腻的美味。

家的暖意尚未焐热，絮叨便已在耳边环绕，父亲衔着稻秆送入炉灶，期盼比那灶火更旺：“梅花村刘婶家侄女也去农行当会计了，你俩小时候过年见过……”“县中今年教师又没招满，赶快上二伯家问问清楚，稳当……”相亲的对象、县城的工作，这些词语灶火般灼热，令人窒息。他含糊应着，可心头却被一片空茫占据，眼睛直勾勾盯着桌子上的黑盐罐，想追寻些什么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是城里的份可能？还是心底的不甘与烦躁？母亲的双眸里倒映着他紧蹙的眉头和无处安放的双手。万籁俱寂，父亲抽着旱烟在角落默默叹息。

友人的邀约电话打破了这份令人窒息的沉闷。他开着摩托，顶着雪花在泥地上向前驰骋，身后拖着长长的黑辙。昏黄的灯光在漫天飞舞的夜里穿过，暖光穿过水库，穿过枯木丛，稳稳地照亮前方。一两个拐弯后，来到镇子上，他的目光最终定格在一个油纸灯笼下，那是粮站旁一间破旧的小餐馆。门缝里溢出的寒气、晃悠悠的灯笼微光，与镇子东郊的寒冷刺痛骨格格不入。

拉开厚厚的蓝印花布帘，暖湿的气流让镜片上顿时出现一层薄雾。闻着香味，眼前仿佛浮现出令人迷离的画面，砂锅里酱香的猪蹄子油光发亮，炭火上咕嘟咕嘟地响着。擦干眼镜，瞧见几个故交坐坐其间，雪花还沾在衣襟上，几杯温热的米酒下肚，血液里的冰碴似乎悄然融化。代课教师生计的艰难和农机站小伙子恋爱的话题激起万朵浪花，辛苦与欢笑化作甘甜的入喉，摸着滚烫的脸颊，也让他思考自己的境遇——是安于一隅接受稳定，还是扑向外面的世界，拥抱不确定的自由？心头的迷茫，在友人无所顾忌的交流中，奇异地得到了一丝稀释。他们的谈笑，他们的存在，就是此刻对沉闷生活的救赎。

宴席的气氛逐渐热烈起来的时候，一位食客忽然把店主拽住，他用衣袖擦掉自己手上的汗，然后急急忙忙地说“再加一双筷子”，店主被逗得嘿嘿一笑，起身退到一边坐下，围裙上的油渍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

掉鞋，光脚走。“脚沾了泥，脚指头就生出根，不滑了。”我乖乖脱鞋，赤脚走果然稳当许多。泥土从脚趾缝里挤出来，凉丝丝的，带着某种古老的慰藉。

雨帘中，父母的身影宛如两片云层，忽远忽近，穿梭交错。我想起父亲挂在嘴边的话：“庄稼人靠天吃饭。”这话里有一丝无奈，也有一种骄傲。二人为天！此刻，他们是玉米的天，也是我的天。

雨越下越大。父亲像一棵玉米，终于等来甘霖。他的皱纹里蓄满水，分不清是雨，还是汗。我突然明白，他之所以不等雨，不是因为固执，而是因为“我浇水是我的本分，天下雨是天的心意。各尽各的责，两不相欠”。父亲更相信自己的努力，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

回家路上，父亲大步流星走在前面，背影比平日更加挺拔。他的脚在泥水里起落，一步踩出一个浅坑，旋即又被雨水填满。这些印记很快就会消失不见，但我知道，它们已深深刻在土地的肌理中。

雨一直下。玉米展开叶，蘸着雨珠挥洒泼墨。红薯返了魂，在垄沟里游来游去。黄豆挺直腰，两叶聚划得虎虎生风。父亲终于可以坐在屋檐下，洗净脚上的泥，安心抽一袋烟，等待下一个节气到来。

回不去的炊烟(外一首)

朱俊春

一声吱呀
老屋的门轴卡在游子的喉间
斑驳的土墙上
写满歪歪扭扭的童话
月光探进窗棂时
槐花的春意扑面而来
三十年尘埃
煤油灯早已干涸
玻璃罩像橘黄色的琥珀
封存着母亲缝补的夜晚

祠堂的飞檐垂落蛛丝
残缺的瓦片蜷缩在角落
香火、锣鼓、烟花、欢颜……
穿堂风把往昔的喧闹
吹成零乱的碎片

烟亩矗立成一尊雕塑
五月的稻香依稀流淌
游子站在钢筋混凝土的森林
细数皱纹里蜿蜒的田埂
每一道褶皱
都是通向故乡的小路

未抵达的光

暴雨捶打栀子花时
骨缝里长出荆棘
那些洁白的叹息
氤氲着六月的风
坠入黝黑的泥土
发酵成
苦涩的沉默

闪电裹挟着雷声
恐惧在血管里燃烧
每一道裂缝都藏着
未熄灭的火种
等待一场飓风
重新点燃整片荒原

飞鸟掠过锈红的天空
羽翼划破凝固的黄昏
向日葵低垂的头颅下
千万道报须正使劲生长
在黑暗中寻找黎明的方向

人间小景

雨窗小记

施群妹

后面去。”我们几个犯罪分子一般老实实在地低头站在教室的后排。

“汽油灯还会看人吗？你点就坏了，我点怎么就亮了？”校长认真地教训我们说，“做人要诚实守信，怎么能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呢！”我只能低着头，无言以对。

“电影好看吧！是学习重要还是看电影重要啊？”校长说，“你们几个今晚每人写一篇800字的观后感交给我再走，明天再补写一份300字的检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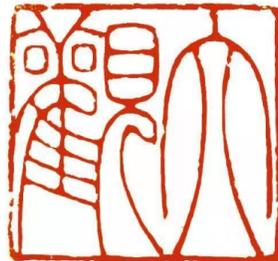
校长没有想象中那么严厉地批评我们，更没有噩梦般的体罚，但“写一篇800字的观后感”让我们伤透了脑筋。虽然当晚的观后感勉强过关，但“做人要诚实守信”的教导，我一直铭记于心，奉为座右铭。

四十多年来，校长的教导时常在我耳畔回响，他那道让我们不寒而栗的目光也时时浮现在眼前。

明显。

忽然，一座人都没再说话。
落尽琼花天不惜，封他梅蕊玉无香。窗外飞雪悄悄开放，雪花飘舞似画，窗棂成了活色生香的浮世绘，雪粒轻轻敲打玻璃，铜炉锅中沸腾的酱汁似在窃窃私语，竹筷高悬半空，方才席间关于“婚事”“去处”“生计”的种种嘈杂，在漫天琼花温柔覆盖下，都显得遥远而轻薄了。这短暂的寂静，像是心灵得以休憩的驿站。催婚的压力，横亘在县城与城市之间的两难抉择，在壮美的自然面前，在友人相伴的温暖中，被奇妙地摺下了一个暂停键。没人会想到，这雪夜里的旧友重逢会在岁月长河里变成珍贵的回忆。

岁月流逝，灶台炉火在时间的长河中闪烁光芒。当他在许久之后回望，才明白那晚雪中摩托带来的，不仅是挣脱一时烦闷的自由，更是茫茫雪夜中，被友情的绳索从困境边缘奋力拉回的自我的觉悟。破旧小馆里升腾的热气，瓷碗碰撞的脆响，友人无所顾忌的谈笑，甚至包括席间那些看似鸡零狗碎之忧愁与向往，大多来自青春岁月里邂逅的美好与烦恼。而那些过往，曾经共同诉说着彼时我们心中未曾冻结的春意与渴望。



晨起，天色灰蒙如未磨过的铜镜。磨好的豆浆在青瓷碗里冒着热气，太烫，反倒吃得更从容。天气预报说今日暴雨，话音未落，雨已经来了。那雨声带着咆哮，砸在瓦片上、窗户外，或是肆无忌惮地跌入水泥地，像古琴曲里的急板，仓促又执着。因是休息日，这急促反倒添了几分闲适。我翻开馒头走到阳台，麦香在齿间缠绵，竟嚼出丝丝甜味。

窗外已浸在江南的烟雨里。昨日入梅，杨梅季也跟着来了。这雨来得恰好，虽大，却逢杨梅成熟时节。雨水会滋润那些红果子，若再得个晴天，一雨一晴，最合杨梅又酸又甜的脾性。远处高楼只剩半截，像被雨拦腰斩断。雨声统治了一切声响，防盗窗将我雨幕隔成两个世界。窗台上的花盆只沾得零星雨丝，却也晒不到阳光——我常笑言，我家阳台是没有夏天的。

转到书房开窗，雨尾扫在脸上，清清凉凉。窗外那棵大樟树霸道地挡住视线，多年来一直想修剪，物业总有顾虑。昨夜急雨时，我正窝在那张宽大的中式椅里，双脚搁在扶手上，读一本信手拈来的《故事会》。那些笑话竟然比梅成名著更入眼，这般放肆的姿势，倒读出了叛逆的快意。

雨声渐成白噪音。忽然觉得被枝叶遮挡的窗景也不错——就像在人群里，彼此看不清反倒自在。那幅蒙尘的白窗帘该洗了，连活扣都僵在轨道上，想着该找个晴天收拾。若是晴天，此刻该在为何事奔波？偏是这场暴雨，让人得以站着发呆，把馒头嚼出糖来。

开冰箱时，腌菜罐头的玻璃瓶在灯光下泛着微光。“怎么又买这么多？”我曾在电话里问母亲。她总是笑答：“备着总没错，哪天突然下雨，你就知道好极了。”如今看着这些泡菜、酱瓜、腌萝卜，突然想起她站在厨房，系着那条宽大不合体的围裙，把刚腌好的雪里蕻一层层码进坛子的样子。老屋的雨水顺着屋檐滴落在坛沿，发出“叮——咚”的声响。“这雨下得好，”她那时说，“腌菜最怕闷热天。”而今隔着十几公里，这些瓶瓶罐罐成了她延伸过来的手。

江南的雨，有人觉得美，有人趁机读书。收音机适合雨天的音乐渐渐被雨声吞没，我忽然希望这梅雨季再长些。就像那盆晒不到太阳的绿萝，在防盗窗后默默抽枝，竟也长得葱茏；就像母亲的那些腌菜，在时光里静静发酵，反而酝酿出别样的滋味。